



# 大会

第七十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六十一次全体会议  
2015年11月23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吕克托夫特先生 ..... (丹麦)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冈萨雷斯·佛朗哥先生（巴拉圭）主持会议。

上午10时05分开会。

## 议程项目130（续）

### 全球对地中海盆地非正常移徙者悲剧的认识，特别注重叙利亚寻求庇护者

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祝贺菲利波·格兰迪先生上周三被大会选为下一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难民专员）。我祝他在新的工作中取得成功，并重申巴西愿意继续与难民专员开展顺畅的对话与合作。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与其它机构和组织一道，在帮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难民危机中的千百万需要救助者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这个巨大挑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的领导至关重要。我愿对他过去10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为解决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以及无国籍者问题所做的工作与奉献表示深切赞赏。

鉴于当前危机的规模，整个国际社会必须本着声援与合作的精神，为那些处于困境的人提供保护。巴西欢迎各收容国在叙利亚危机中所做的努力。叙利亚邻国接纳400多万难民的慷慨之举理应得

到我们由衷和最深切的肯定。我们同意高级专员的意见：受到中东难民危机首当其冲影响的一线国家理应得到特别考虑与支持。旨在增强收容社区和难民长期复原力的《区域难民与复原力计划》是保护难民和推动在这些国家持久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我们还赞赏地注意到欧洲联盟采取的关于其成员国接收难民的措施。在解决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欧洲海岸线者所面临的险恶处境方面，仍将需要欧洲各国与机构作出坚定承诺。

就巴西而言，它也一直在其能力范围之内，推动对大规模被迫流离失所现象采取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行动。2013年以来，巴西驻中东各国的领事馆一直按照简化后的程序，为受叙利亚冲突影响的人颁发前往巴西的特别签证，在那里他们可以提出庇护申请。在此基础上，逾2 200名叙利亚人已在巴西境内被正式承认为难民。10月份，巴西政府和难民专员签署了一项加强合作并使其正规化的协定，以使该机制更加高效和安全，包括为此在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交流信息与专长。各项合作活动均已启动，我们期待我们与难民专员开展的伙伴协作能够使更多的叙利亚人在巴西境内找到新家。

在区域一级，巴西于2014年12月主办了一次部长级会议，以庆祝《卡塔赫纳难民宣言》三十周年，会议期间通过了一项旨在加大保护力度和协调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拉美各国政策的行动计划，由此改进了我们保护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人士的区域框架。

世人对最近在法国、肯尼亚、埃及、土耳其、尼日利亚、黎巴嫩以及上周五在马里发生的令人愤慨的恐怖袭击事件感到震惊。巴西强烈谴责这些残忍行径，并重申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无论其动机是什么。

我们不应让难民危机成为采取限制性政策的借口，也不应容许恐怖主义束缚我们为那些因战争和其它人道主义紧急情况而被迫流离失所者提供庇护的努力。至关重要的是必须维护庇护制度的完整性。恐怖分子没有接受庇护的资格。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在这方面非常明确，它把犯下严重罪行的人完全排除在其范围之外。我们还必须记住，绝大多数来到欧洲的难民是要躲避迫害或冲突所造成的威胁生命的影响。有些情况下，他们试图躲避的也正是对我们在巴黎、贝鲁特和尤拉看到的悲剧负有责任的团体。

面对恐怖和绝望，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对当初促成创立联合国的基本核心价值观，最重要的是，对我们自己的人性作出新的承诺。关上大门不是一个选项。

**任加先生（罗马尼亚）（以法语发言）：**罗马尼亚赞同上周五瓦莱·德阿尔梅达先生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见A/70/PV.59）。我现在要以本国代表的身份谈几点意见。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主席组织本次非常及时的辩论，辩论的议题在全球都很重要。目前，全世界有6 000多万名难民，其中一半是儿童。自今年年初以来，约有75万人横渡地中海，他们当中有3 400多人死亡。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提供的统计数字令人感到不安，表明来自叙利亚和其它受武装冲突影响地区的人们带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难民人数增加与世界各地安全环境不稳定和冲突增多紧密相关。今年年初以来，流往欧洲的移民每天都在增加，这对我们是否有能力帮助逃

离暴力和寻求庇护的人们提出了一个考验。移民流动是一个挑战，必须继续作为我们政治议程上的重中之重。有鉴于此种流动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我们亟需作出共同努力，以便确定并使用适当的手段。我们必须采用新的全面办法，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一个已经变得国际化的问题。

在叙利亚问题上更加需要采取这种办法。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合作是叙利亚局势一切解决办法的核心所在。难民署在过去近65年的活动中积累了经验，使之在临时保护和融入社会两方面都有必要的专门人才。遗憾的是，现在仅仅依靠难民署已经不够了。为了管理全球流动构成的挑战，我们必须公平地共担责任，并在移民政策方面加强合作。在这方面，瓦莱塔首脑会议使我们可以切实展望欧洲联盟与其非洲大陆伙伴之间的广泛对话。我只想补充一点，罗马尼亚强调过，要制止非法移民，加强通过和执行再度接纳协议以及改进法律决策，以便继续走发展道路，我们就必须采取共同应对措施，其中，我们非洲伙伴作出的贡献至关重要。

我谨重申，依照各项国际条约，必须尊重所有难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因此，必须特别重视受危机影响妇女和儿童以及贩运或虐待行为受害者的待遇和重新融入问题。在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的支持下，罗马尼亚于2008年在蒂米什瓦拉设立了应急过境中心。该中心是全世界第一个此类机构，自成立以来接纳了1 700多名难民，从而证明了其有益作用。我国本着团结和共担责任精神，与我们的欧洲联盟伙伴一道积极参与寻找办法，以便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空前挑战。我们也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减轻这一人道主义局势造成的苦难。在这方面，罗马尼亚增加了对难民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预算的捐助。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在双边并通过具体的联合国方案为叙利亚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同时特别重视约旦的难民营。

上周四，在非正式辩论期间，我们了解到，2000年，全世界有12%的人生活在冲突地区，而今天，这个数字是43%，2030年则将达到70%。我们必须阻止这个数字的上升，这绝对是当务之急。为调动更多资源来应对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秘书长已经宣布定于2016年2月4日在伦敦举行一次国际会议。他还宣布计划于明年9月在纽约举行一次移民和难民问题高级别会议。这些出色的举措将有助于解决我们面前挑战的根源问题。与此同时，从长期来看，必须确保当事国的可持续发展，因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增加捐助方的数量，而是在于减少对于援助的需求。同样在这方面，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能够使情况改观。

比什诺伊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召集本次辩论，给予这个问题应有的重视。我也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所作的通报（见A/70/PV.59）。

首先，我国代表团要赞扬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发挥的领导作用，他过去10多年来的领导确保难民的利益得到了适当关注。我也借此机会欢迎菲利普·格兰迪当选下一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我们向他保证，我们将提供全力支持。我们坚信，他为这一职务带来的丰富经验和深入理解将极其有助于以人道和有尊严的方式处理难民危机。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已经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难民人数从未像现在这么高，战争和迫害已导致约6 000万人流离失所。近2 000万人是难民，其中一半以上是儿童。同样令人悲哀的是，去年跨越地中海的人中有4 300人丧生，今年则有3 511人。地中海确实是今天世界上最危险的过境点。这场难民危机或许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这也是一个事实，它确实是一场极其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应对危机的方式所产生的道义影响也同样重要。我们必须依照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及其1967年《议定书》处理难民问题。为正确理解这个问题，请

允许我强调一下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今年9月4日所作的发言。

“这主要是难民危机，不只是移徙现象。进入希腊的绝大多数人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冲突地区，他们仅仅是为了逃命。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在这种悲惨情况下迁移的所有的人权和尊严理应受到充分尊重。但我们不能忘记所有国家根据国际法对难民承担的特殊责任。”

第一优先事项必须是拯救生命，提供保护和维护人的尊严。必须保持开放的边界，而不是关闭边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海上发生的悲惨死亡仅仅是因为缺乏安全通道。如果有陆路可用，寻求庇护者就不会被迫出海。我们还必须避免受到诱惑，为了阻止寻求庇护者寻求救助而减少提供给他们的惠益。我们不使用种族主义和仇外语言也是重要的。

区域国家已经收留了400多万叙利亚难民。这些难民实际上占这些国家人口的很大比例。尽管这些国家收容了大部分难民，但它们的贡献没有折合成货币。因此，它们的贡献往往不为人知。国际社会需要意识到，必须支持那些承受最大负担的国家。国际社会应该在全球伙伴关系中与区域国家一样展示出团结好客的精神和同情心。

在考虑捐助国收容难民一事时，我们理解，一些国家把对难民的支助算作官方发展援助。一些国家还根据其履行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义务的费用，把其官方发展援助预算减少了近20%。我们知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允许这样做。大会也许应当检查一下这一事项。

我要就安全理事会及其第2240（2015）号决议讲几句话。如果有人在阅读该决议之后得出结论，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地中海的人是出于贪婪的金钱利益，而不是为逃避迫害和死亡才这样做的，请不要责怪这位读者。决议将引导我们认为，他们使用的船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必须没收和销毁。在我们看来，安理会似乎已下令，除

非其使用船只的适航性达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标准，否则这些人不能逃命。这是否就是保护权的含义？通过把难民移徙当作安全问题处理，安理会使一种在道德上极具挑战性的对策合法化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危机实际上是安理会造成的，因为它无所作为，没有履行广大会员国交给它的为这场冲突找到政治解决办法的职责。改革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架设围栏把难民挡在外面的做法破坏了人类一家的观念和联合国的概念。但我们也看到一些接受国展示的同情和怜悯之心。我们希望，这些接受国将成为国际反应的典范。它们这样做将进一步验证我们对本组织的承诺。

**门多萨·穆拉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 我谨感谢大会主席及时召开本次会议。

葡萄牙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表示的意见（见A/70/PV.59）。

在大会议程中列入这个新项目的事实证明，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国际移徙提出的挑战。每天被迫弃国出逃的人数日益增加，要求国际社会共同思考旨在解决当前的移徙和难民危机的新方法。移徙实际上是一项全球挑战，需要作出集体反应。需要为空前规模的移徙危机制定全面、综合和协调的政策。任何方法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人权法，并以团结、自主性和共同责任为基础。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加强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以及特别是国际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和有效伙伴关系，才能取得成功的结果。

最近，欧洲和非洲领导人在瓦莱塔开会，共同努力寻找地中海盆地的难民、寻求庇护者和非正常移徙者流量剧增所构成的挑战的共同解决办法。各方本着真正的伙伴精神审议了移徙问题的所有方面。我们共同商定了具体的业务措施，并期待迅速付诸实施。

葡萄牙将继续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们积极参与了欧洲联盟的相关举措，包括流动性问题伙伴关系

及移徙和流动性问题共同议程。移徙问题也是我们在西地中海移徙问题5+5对话框架内的优先事项之一，这一对话聚集了地中海两岸的国家。我们是喀土穆进程的共同创始国，目前葡萄牙是拉巴特进程指导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之一。促进欧洲与非洲之间的强大伙伴关系，是我国的一个长期优先事项。

此外，葡萄牙也致力于承担对寻求保护者，特别是叙利亚寻求庇护者的责任。我们就在最近接受了一批逃离自己国家并在一个区域国家埃及寻求保护的叙利亚难民。即便在脆弱和冲突国家的学生接受教育的重要性获得承认之前，葡萄牙就支持了前总统豪尔赫·桑帕约的倡议“叙利亚学生全球平台”，并将继续支持为紧急情况下的高等教育建立快速反应机制。

这场人道主义危机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我们必须作出迅速和果断的集体反应，我们协同努力的重点必须是加强国际稳定与安全。最重要的是充分管理移徙流动，并让移民和难民以及还有东道国社区都获得安全。恐惧可以成为民众的一个主要障碍，必须采取充分的安全措施克服恐惧。

与此同时，消除贫困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必须继续被放在我们议程的首位。成功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必须是我们大家的优先事项，促进中东和非洲当前冲突的亟需的政治解决办法也应成为优先事项。安全与发展是密切相关和相辅相成的。两者缺一不可。我们不应忘记，缺乏安全与发展是阻止那些在本国之外寻求保护或更好生活条件的人实现其基本权利的重大障碍。

最后，请允许我指出移徙者和难民所作的宝贵贡献，他们不仅推动了本国和接收国的经济增长和人的发展，而且还丰富充实了我们各国社会，即促进了不同国家的人民、文化和社会的相互了解和相互尊重，从而起到加强共同人性这一理念的作用。

**马拉尼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 去年，冲突和迫害造成的流离失所者人数达到6 000

万，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在这一总人数中，有2 100万人被迫在接收国寻求避难或庇护。有3 800多万男女老幼在境内流离失所，远离他们的家园、社区以及往往还有他们的支助手段。当我们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年度报告（A/70/12）中读到2014年能够返回家园的难民人数——约为127 000人——是1983年以来最低的这一情况时，这一趋势尤其令人不安。

自叙利亚危机开始以来，阿根廷一直在这个论坛及其他论坛强调指出，冲突各方应当制止暴力，并且应当停止侵犯人权和虐待以及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我们还着重指出，必须追究所有实施暴行的人的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叙利亚社会今天面临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和人权局势是这场冲突持续不断地军事化以及那些希望通过使用武器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人针对平民实施的暴力不断增加造成的结果。

2014年10月，在我们的国家移徙法令框架内，阿根廷为那些受叙利亚冲突影响的人启动了一项人道主义签证方案。该法令确立了一个人所享有的不可或缺和不可剥夺的移徙权——阿根廷共和国根据平等和普遍适用原则保障这一权利。同样，几年前，在国家难民委员会框架内，阿根廷为那些到达我国后立即申请难民身份的人建立了加速办理程序，这一程序适用于叙利亚这种情况。当有人显然需要保护时，案件在几天之内就能得到解决，而且文件处理不收费，申请者享有与阿根廷公民同样的公民、社会和经济权利。

在难民人口中，妇女占一半以上。尽管妇女因其作为流离失所者的身份已经脆弱，但她们面临甚至更大的困难，甚至在到达一个表面看起来安全的地方之后也是如此。有些妇女因未遵守准则或习俗而受到迫害，或被胁迫早婚或被逼婚。还存在性暴力风险，包括在妇女寻求保护的地方。年龄、国籍、族籍、宗教或语言状况以及性取向等因素，都可能使她们面临额外的歧视和不安全风险。

无人陪伴或同家人分开寻求避难的儿童和青少年人数也高得令人不安。2014年，在82个国家，有34 300份避难申请来自无人陪伴或同家人分开的儿童。这是自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于2006年开始收集此类数据以来出现的最高数字。在这方面，我们要回顾2014年12月通过《巴西宣言和行动计划》这一事件，来自本区域的28个国家同意一道工作，力求在区域和国际层面坚持最高保护标准，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执行创新解决办法，并结束本区域各地无国籍者面临的困境。

阿根廷重申并确认，尽管目前国际移徙流动错综复杂，但难民不能同移徙者混为一谈，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概念上都是如此。我们不要忘记，移徙权可定义为一个人在生活的可能性更为有利或稳定的地方寻求发展的自愿原则，而难民则身处极端境地，必须紧急找到安全的地方来保护他们的生命。同样，我们认为，必须指出，尽管任何国家，不论其发展水平或国际地位如何，都不免于这一现象，但现实是，2014年，发展中国家接纳了86%的世界难民，而10年前这一比例则为70%，因此，发展中国家受到了不成比例的影响。

人道主义对策无疑很重要。我们必须继续改善亟需国际保护的难民的状况，包括为此确保难民营内有更好的条件，并保障难民最为基本的人权。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应急之策。只有显示政治意愿和开展合作，以期实现和平与发展，才能实现必要的改变，以消除有关根本因素，这些因素促使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男女老幼抛弃他们的社区以及他们所熟悉的一切，以便能够捍卫他们的生命、人身安全和自由。

**佩罗维奇先生（黑山）（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要感谢吕克托夫特主席召开此次会议，其议题非常重要。大会以及联合国其他机构为将这一议题留在议程上所作的努力很宝贵，因为这些努力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必须支持应对欧洲境内的移徙危机，并帮助数以千计的难民，尤其是从叙利亚逃出的难民。

几个月前，国际社会汇集纽约，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确认，移徙在来源国和目的地的总体发展和繁荣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世界正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非正常流离失所现象，其后果之一是奔向更安全目的地的难民和移徙者的死亡率令人震惊。事实上，有50多万人，其中多数是叙利亚难民，逃离家园，跨越地中海，以确保在欧洲获得更美好的未来。这些骇人听闻的事实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来制止这一移徙危机。这是人类必须肩负起的责任。

然而，我们若不采取全面办法来消除这一问题的根源和后果，就不能克服这一挑战。我们充分认识到，特别鉴于这一危机的规模以及叙利亚人民的痛苦程度，解决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齐心协力加强国际对策，以便拯救生命，打击剥削成性的犯罪团伙，并给那些逃生者重新带来希望。应当特别关注为数众多属于高度弱势群体的民众，他们在偷运者手中面临着挨饿、生病、脱水和虐待等风险。

我们决不可低估这一事实：许多人沦为边界服务机构官员实施的非法行为的受害者，而且随着冬季来临，低温将成为新的挑战。

各国应当准备应对移徙者流动的挑战，向那些通过其领土或跨越其边界或寻求避难的人提供必要支助。这是维持移徙者生活的基本要素，并可确保他们的安全状况得到改善。提供医护、粮食和住所，组织交通运输，以及为弱势群体安排特别护理，是各国应当准备确保做到的起码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加快业务合作，更紧密地开展工作，以期交流关于非正常移徙、走私和贩运人口活动的信息和情报。

我们也需要更有效地管理边境，用更加敏感的方法处理遣返问题，因为把逃离战乱和恐怖、寻求庇护的民众遣返回国不是正当的选择。

还需要为叙利亚邻国—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提供支助。尽管移徙者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构成巨大的压力，但它们仍然是区域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支柱。

数据显示，叙利亚难民情愿选择巴尔干路线，因为它较安全。但他们在安全到达最终目的地之前，仍然面临极大的风险。黑山欢迎所有旨在妥善地利用现有的多边合作框架解决问题的后果与根源的举措。尽管现有移徙线路不经过我国，但黑山未雨绸缪，已经采取预防措施应对最终将影响我国的变化。

我们绝不能忘记，难民和移徙者的比率高是更为深层问题的后果—严重侵犯人权、严重冲突和政治压迫。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有效地驾驭这场移徙危机。我们还需要重新审视世界筹措应对人道主义危机措施资金的方式。此类应对措施应当包括人道主义干预和发展干预两者间更密切的相互关系。必须为发展行为体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好的工具，以便它们能够迅速及早地采取行动，稳定局势，建设抗御力。我们必须联合行动，更全面地应对，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如此，我们即可建设一个更安全的世界。只有我们在国家政策和国际努力中把人道主义问题和发展问题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够把国际移徙视为一种积极的力量。

黑山将协同欧洲伙伴发挥作用。我们继续致力于保护每一位抵达、通过我国边境，或寻求庇护的移徙者。我们将继续促进和贯彻普世价值和国际法律义务，充分尊重移徙者的人权和尊严。而且，我们将继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伙伴，本着团结声援和同情的精神，参与旨在按照国际法提供安全、合法的移徙渠道的所有坚定的国际努力。

洛加尔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主席及时组织召开这次重要辩论会。

斯洛文尼亚也赞同欧洲联盟（欧盟）观察员的发言（见A/70/PV.59）。

最近在巴马科、尼日利亚、巴黎，贝鲁特和西奈发生的恐怖主义暴行再次提醒我们，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打击激进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由于战争和恐怖组织的暴力，许多人被迫逃离家园。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大规模流离失所的现象剧增，已经发展到史无前例的程度。我们认识到大规模流离失所是一个全球现象，同时欢迎有机会讨论地中海局势，我国也是该地区国家。我们不能只是观望在欧洲门口和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人类悲剧和苦难，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们应当加强一切旨在寻求解决移徙和难民问题的办法的努力。在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铭记，基本人权具有普遍性，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平等适用于所有人，包括移徙者和难民。此外，按照国际法规定，难民享有特殊地位。

斯洛文尼亚有区域和国际密切合作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过去几个星期，大批难民和移徙者沿东地中海和巴尔干西部移徙线路涌入斯洛文尼亚。我国人口只有200万，但仅在过去10天就有逾25万移民经过斯洛文尼亚。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管理移民流，保护需要帮助者，特别是最弱势群体，以及保障安全。我们赞赏欧盟成员国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移徙组织和其他有关方面合作，提供了协助。

事实仍然是，我们必须更有效地管理移徙问题。该项责任不能仅由一个国家承担，必须由国际社会分担。需要加强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的政治对话与务实合作。只有解决移徙的根源，如暴力、冲突、侵犯人权、贫穷、缺乏善治和法治、失业特别是青年失业，以及气候变化影响等问题，才能找到持久的解决方案。我知道，这些根源听似耳熟。《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目标也旨在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毫不犹豫地成功落实《议程》的又一个原因。

我们应当携手努力，不是为了制止移徙，移徙现象历来就有，并将始终存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

一个因素；而是为了促进合法移徙和人口流动，同时打击非法移徙及人口贩运和偷渡行为。

斯洛文尼亚积极参与欧盟的地中海行动，以发现和摧毁地中海中部偷渡和贩运网络。上周在瓦莱塔举行的非洲移徙问题欧盟峰会也作出承诺，即我们应当以团结、合作和分担责任的原则为指导，共同管理解决移徙流的所有各方面问题。

最后，当前的全球移徙和难民局势严峻地提醒各国，我们需要加快努力，利用各种可用办法确保移徙安全、有序、合法，维护移徙对发展的积极影响。我们期待为明年5月将在土耳其举行的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之前的讨论作出贡献。

穆罕默德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主席召开本次会议，讨论全球对地中海盆地非正常移徙者悲剧的认识。

过去几年，地中海盆地逃离本国、远走他乡寻求避难的人数显著增加。他们逃离，原因在于武装冲突扩散，致使他们难以继续在受影响地区生活。另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公布的信息表明，绝大多数难民跨越地中海经由欧洲南岸进入欧洲。单是这一点就威胁到他们的生命。有鉴于此，我们愿呼吁所有相关机构采取必要措施，确保难民的人身安全。我们呼吁有关国家履行其责任。

令人遗憾的是，难民署公布的信息表明，在地中海丧生的人空前增多。该数据涉及到2015年前三个月，为479人，而2014年同期仅为15人。今年4月丧生者升至1 308人。国际社会应当确保此类悲剧情况不再重演。

在此重要关头，我国代表团愿感谢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为地中海难民相关行动提供援助和支持。我们希望此类支持将继续下去。我特别是指根据难民署建议开展的行动，其中包括确保跨地中海难民的安全、改进难民接收设施、加强有关法律框架以及确保集体行动。应当特别关注安全要求。我们强

调必须为难民提供保健、教育和平等的就业机会等基本服务。

苏丹收留了来自本地区局势不稳的国家的大量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其人数不容低估。其中一些人也受到一些年来持续存在的环境退化的影响。我们一直在为他们提供体面的工作，使其得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苏丹甚至在两年前爆发战斗之前，也收留了我们南苏丹的兄弟。他们的待遇与苏丹其他难民不同。相反，根据总统阁下提出的倡议，他们享有公民权。

我们主办了一次重要的难民问题区域会议，会议通过了《喀土穆宣言》。包括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和专门机构正在就该宣言采取后续行动并启动执行工作。要想妥善解决难民危机和减少死亡率，我们就需要处理助长大规模难民潮的根源问题，即武装冲突、自然灾害和政治危机。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助长不稳定的环境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方面，联合国必须开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通过其专门机构和各个机构即难民署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

**格兰特先生（加拿大）（以法语发言）：**加拿大欢迎11月20日就本项目举行正式辩论会（见A/70/PV.59）以及今天的正式辩论会。

我们愿感谢土耳其常驻代表提请国际社会注意当前影响到全世界特别是地中海千百万人的一个问题。地中海当前危机是世界上存在的被迫移民和长期流离失所的很多严峻局面中的一个。国际上的被迫流离失所现象已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空前程度。世界近半数难民——大多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长期流离失所状态，而处于被迫流离失所状态的近半数难民是儿童。不过，今天，我们辩论会的重点是叙利亚难民的悲惨处境。

加拿大政府对地中海局势持续感到关切，那里的难民常常是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欧洲。有鉴于这种状况，国际社会成员国必须共同努力采取行动。2014年12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

奥·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动员起来，到2016年年底时接收13万叙利亚难民。由于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慷慨捐助，安置等人道主义接纳承诺已超出制定的目标。数百万叙利亚人生活在流亡状态，在其最早避难的国家越住越长。但我们需要做更多工作。展望未来，加拿大认为，现在国际社会应当重振其努力，提供解决办法并制定新的、更具雄心的目标，为安置和出于人道主义而接纳叙利亚难民提供机会。

（以英语发言）

加拿大认识到已在欢迎和收留逃离叙利亚冲突的大量难民的国家承受着巨大负担。加拿大正加大援助力度。我国政府已重申，承诺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安置25 000名叙利亚难民。此外，加拿大承诺立即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提供1亿美元的新捐助，以支持在叙利亚和周边地区开展至关重要的救助活动。此外，加拿大迄今已针对叙利亚危机提供8亿多美元的人道主义、发展和安全援助。

放眼地中海以外地区，加拿大仍对全球流离失所现象不断加剧以及需求与满足需求的现有资源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深感关切。需要我们采取集体行动，来确保被迫离开自己社区的无数家庭——男女老少——获得必要保护和援助。需要就被迫移民和保护难民问题建立全球全面做法，其中包括通过在人道主义、发展和建设和平方面提供支持，处理来源国的根源问题，如冲突、迫害、违反和侵犯人权行为，来努力支持来源国和庇护国的弱势民众。加拿大致力于确保最弱势群体受到保护，其需要得到满足。我们继续支持通过提供人道主义和发展资金以及安置举措，开展国际难民保护工作。在这方面，加拿大将继续参与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期待即将进行的讨论，包括2016年5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该次会议将是推动国际社会努力为难民及接纳国提供支助的论坛。



阿利耶夫先生（阿塞拜疆）（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首先对召开本次及时且如此重要的会议表示感谢。

我们的世界正一天天变得更加脆弱，冲突持续不绝，造成极其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近期的难民危机规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曾得见，有6 000万人由于冲突和暴力而被迫离开家园，其中一半是儿童。不仅是难民、移徙者和寻求庇护者的人数急剧上升，他们的人道主义需求也急剧增加，如果得不到满足，将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叙利亚危机制造了全世界最大的人道主义悲剧。该国有近一半人口流离失所，400多万人逃离国家。叙利亚危机仍在持续，没有确定的结束日期，给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土耳其、约旦、黎巴嫩以及所有第一庇护国都为成百上千万遭受苦难和陷入绝望的人们提供了慷慨帮助。正如秘书长在他本周五所作的通报中强调的那样：“只由少数几个国家来承担这个全球责任根本不是长久解决办法。”（A/70/PV.59,第2页）我们完全赞同这一看法，并要强调指出承担责任和分担负担在难民事务方面的重要性。秘书长述及的五个优先领域是应对这一危机重要的全面办法。

各国在执行移徙政策的时候，必须采取包容性办法，避免对移徙者、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适用歧视性和仇外政策。解决接纳社区中对移徙者的负面看法，是促进融合和加强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

此外，我们深感关切的是，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鼓励和便利叙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在被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特别是在被占领的赞格兰区、拉钦区和霍加利区定居。证明亚美尼亚蓄意为之的信息比比皆是，不仅可以通过国际来源得到，在亚美尼亚本国自己的媒体中也可以找到。显然，该国的真实意图远远不是人道主义。亚美尼亚打着人道和团结精神的旗号，利用叙利亚难民的悲惨处境来推行其扩张主义侵略图谋。此类行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及其《附加

议定书》。国际社会，首先是负有授权责任的方面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制止亚美尼亚的非法做法并追究其责任。

亚美尼亚对我国的侵略造成了约100万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并且带来社会和经济后果，尽管如此，我国仍为应对目前的难民危机作出了贡献。此外，2012年，阿塞拜疆共和国通过其国际发展援助机构，为安置在约旦的叙利亚难民提供了直接财政援助。我国将继续努力帮助减缓最近的危机。

两个月前，世界各国领导人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如果得到执行，《议程》有望使世界成为一个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更美好的地方，不让任何人掉队。从这一点来看，目前的危机是一个各国把它们的愿望化作具体行动的契机。最近的大规模人员流动的根源是冲突、政治危机、治理失败和极端贫困。我们首先必须预防潜在的冲突，并解决已经存在的冲突，因为解决冲突的根源是使我们能够减少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同时不致迫使我们增加供给的唯一办法。

阿利亚斯先生（沙特阿拉伯）（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感谢主席召开本次重要辩论，讨论“全球对地中海盆地非正常移徙者悲剧的认识，特别强调叙利亚寻求庇护者”，这个问题目前是国际社会人道主义和安全关切的最紧迫问题。

我们正面临一场空前的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强调指出，危机现在涉及近2 000万难民和4 00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这些数字高得惊人。每天，面对缺乏资金和缺少适当保护机制的情况，叙利亚危机是21世纪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根据难民署的统计，移徙者已达400万人，占叙利亚人口的一半，而根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数字，流离失所者人数已超过750万。逃离叙利亚前往邻国的难民潮对我们努力通过维护难民尊严并保护他们的方式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构成重大挑战，无论是提供庇护所、保健还是教育服务，都是如此。

沙特阿拉伯王国随时准备与联合国各个机关合作，以便应对这场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将努力找到适当的保护机制以及必要和充足的资金援助，同时也为接纳国提供援助。自叙利亚危机开始以来，沙特阿拉伯王国接纳了250万名叙利亚难民，注意不把他们作为难民对待，不把他们安置在难民营中，以示对他们尊严和安全的尊重。我们允许他们自由流动，并且允许愿意留在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人留下来，人数达几十万人。我们王国把他们的地位提高到与其他居民一样，并且给予他们同样的权利，包括免费健保、就业和教育。接受免费教育的叙利亚学生已达约10万人。

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努力不仅限于在我们的叙利亚兄弟遭受人道主义悲剧后接纳他们。我们还为在邻国约旦、黎巴嫩以及其它地方的数百万叙利亚难民提供了支助。这些努力包括通过与收容国政府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济组织协调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资金和实物。根据今年3月31日在科威特举行的第三次国际捐助会议的数字，沙特阿拉伯王国为我们的叙利亚兄弟提供了共计约7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些援助直接用于支持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努力，这包括提供政府援助和在2011年发起活动，动员全国人民支持我们的叙利亚兄弟。

我们的人道主义援助还包括提供食物、医疗保健、庇护所和教育服务，包括在各个难民营设立了专门的沙特诊所，其中最重要的是约旦的扎塔里难民营以及跨境营地。这些诊所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包括接种、预防性保健和外科手术。我们还为黎巴嫩和叙利亚的特殊营地提供了支助，这些营地为众多遭受各种人道主义问题的叙利亚家庭提供庇护。

沙特阿拉伯王国十分关切总体上针对难民、特别是针对穆斯林的非人道种族主义敌意言论。我们呼吁所有国家、人道主义机构、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媒体避免发表此类言论，帮助提高意识，并且承担责任，为逃离不公正政府和恐怖团体迫害的被迫移徙者和难民提供必要保护。我国代表团愿在这方面强调重要的几点意见。

第一，我们应当努力采取务实措施来应对这场人道主义危机，而不仅仅是表示同情和关切。第二，我们不应容许恐怖主义袭击威胁引起的恐惧和令人震惊的种族主义言论升级压倒我们与难民团结一致的精神和我们根据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标准来保护他们不受迫害和歧视的意愿。第三，我们必须努力创建一个与各国分担负担的原则相符的恰当国际机制。

最后，我们能为解决难民问题做的最重要事情是处理和解决迫使难民离开家园的根源问题，特别是政治危机。因此，我们再次呼吁认真作出努力，在2012年6月30日《日内瓦最后公报》（A/66/865，附件）基础上找到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办法。应当立即作出这些务实的努力，此外，我们不应满足于空喊口号，或者采取违背叙利亚人民意愿的行动，从而导致这场人道主义悲剧持续不绝，加剧叙利亚难民大潮。

**安肖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主席召开本次重要而及时的会议。

全球移徙危机急剧恶化，特别是最近在欧洲和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其它几个地区。欧洲各国面对大量涌入的非正常移徙者和难民，这是一个切实存在和日益严重的挑战。已有30多万人冒着生命危险横渡地中海，还有更多人追寻他们的脚步。有2 500多人在试图渡海时丧生。即便到达了欧洲海岸和边境，他们之后的道路仍充满不确定因素。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旷日持久的叙利亚危机。四年前在叙利亚出现问题时，许多人认为，这表明的不过是一场将很快过去的动荡。但随着时间推移，叙利亚局势变成了一场复杂的武装冲突，给许多平民造成难以想像的痛苦。已有逾420万叙利亚人逃离该国，该地区邻国目前承受着沉重负担。在2015年抵达地中海的所有移徙者中，50%以上是叙利亚人，他们应当有权寻求庇护，不受任何类型的歧视。原本已经严峻的局势由于伊拉克和沙姆

伊斯兰国（伊斯兰国）攻城夺地、日渐强大和利用恐怖手段而恶化，上周发生在巴黎的邪恶袭击现在使难民接收国面临一个新的两难局面——它们是否需要把立场从同情转向安全。

印度尼西亚认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独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区域挑战，也是全球挑战，需要集体性全球解决办法和有效的区域战略。我愿谈一谈我们对今后如何找到办法解决难民问题的意见和看法。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解决难民问题的根源。国际社会应加倍努力，刻不容缓地结束叙利亚危机。如果无法很快达成政治解决，局势只会变得更糟。

第二，就叙利亚冲突而言，打击所谓伊斯兰国的相关反恐努力最好以协调方式进行，并应与旨在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冲突的战略保持一致。此外，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反恐努力不会破坏旨在解决冲突导致的难民危机的人道主义努力。

第三，我们必须加强国际合作，确保接纳了大部分难民的邻国得到持续支持。已有数百万人因为看不到政治解决办法而逃离，其中大多数逃到叙利亚的邻国，一些人逃到欧洲，还有另外一些人抵达其它地区的海岸，其中包括东南亚。要减轻受影响国家的负担，我们就必须在分担负担和共担责任原则基础上，加强受影响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协调。

第四，必须推动通过共同办法和政策来应对危机。欧洲目前面临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难民大潮，它必须履行根据与难民问题相关国际文书承担的国际义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第五，在应对非正常移徙这一多层面挑战的时候，全面的办法应包括加强执法，起诉走私和贩运人口行为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罪魁祸首，同时尊重人权和人道主义原则，以便保护受害者。长期来看，预防冲突和促进可持续和平是避免人道主义危机和防止非正常移徙的关键所在。

津苏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主席组织本次讨论，讨论“全球对地中海盆地非正常移徙者悲剧的认识，特别强调叙利亚寻求庇护者”这个议题。

移徙是人类历史上不断发生的现象之一。鉴于目前的危机，这一议题极为适时。目前的危机是我们世界的象征。移徙者人数呈指数上升无疑同发展中国家贫困加剧有关，而发展中国家贫困加剧则可归咎于国家和国际层面治理失败、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人口压力和基本资源匮乏，以及政治危机破坏某些国家的局势稳定等。这些政治危机往往导致武装冲突和宗教冲突，而暴力极端主义的增长则为这些冲突火上浇油。

显而易见，这一问题的范围使各项国际规定受到严重考验，并对作为全球治理中心的联合国构成真正挑战。伴随包围欧洲边界的难民和移徙者的大规模流动而来的悲剧赋予这一局势特别的感情色彩。地中海已变为发生令人悲痛的臭名昭著事件之海。年复一年，它吞噬了数以千计的人命，它的波涛击碎了殒命者的梦想。不时被冲上地中海岸边的无生命尸体呈现着呼唤我们共同人性的强烈形象。

诚然，我们必须打击那些无耻利用其人类同胞的绝望来牟利的人。同时，我们必须同样注意改进移徙通道、包括地中海海岸线的沿途正常交通运输。这一局势的严重程度要求在移徙途经的道路上开展广泛的合作，并采取各种措施。在这方面，定于2016年5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最重要的是，要捍卫文明世界的根本价值观：尊重人的生命，各方都有责任本着休戚与共的精神行事，以及尊重移徙者的基本权利，不论他们相对于法律和国际公约的地位如何。这将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确保他们得到应有的保护。

驱使人们从自己的家园流亡的动机多种多样，而且往往同严重到足以迫使他们逃离故土和导致他们踏上通往艰险道路的情势有关，他们的目的地只

能用希望以及对更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来界定。今天的叙利亚难民就是这种情况，他们理应得到过境国和收容国的同情和声援。

收容难民和移徙者的资金耗费不断上升，这就要求改进对这种承诺所涉负担的分配和规划。在这方面，贝宁支持人道主义筹资高级别小组主张实行多年度人道主义援助预算方案的提议。因此，亟需重新评估人道主义援助的资金来源，以确保各方普遍捐款声援移徙者。加强会员国和利益攸关方相互之间的协调将促进涵盖支助和国际合作的政策更加协调一致。

同目前或历史上从中东向欧洲的移徙流动有关系的人员实施的恐怖袭击突出表明，各方亟需交流关于移徙者的经验和信息，以便将恐怖主义分子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同寻求安全和庇护的真正移徙者分开。促进不同宗教信仰间对话将为减少同移徙有关的群体间紧张状况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应当支持和鼓励这方面已经进行的努力。同样，必须支持边缘群体，以避免使毫无根基的青年这一狭窄群体激进化的风险。青年沮丧情绪不断积累和缺乏机会来发挥潜力，使他们成为各种极端主义分子招募活动轻而易举的猎物。经验表明，此类运动有能力造成极大损害，因此世界提出适当对策变得更加紧迫。

应当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在考虑到难民和移徙者在收容国的存在的长期性的情况下来理解收容移徙者这一举措。难民和移徙者经历社会融合的意愿是一项需要认真对待的挑战。有关各国的政府和具有影响力的利益攸关方理应为不断开展工作。在这方面，新加坡的例子在今天所进行的讨论框架内值得注意。该国对多种多样的人口实行的严格管理给它带来了巨大惠益。该国从其各构成群体获得惠益，使之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彩虹之国。

我们还必须努力加强国际合作，以便协助流动和消除世界各地强迫流离失所现象引起的困难。在确保国际保护系统妥善运作、解决全球在人口流离

失所方面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问题以及缓解同国际移徙流动的管理和保护有关的紧张状况方面，各国的责任和国际团结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我们还必须加倍努力，争取给叙利亚和其他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带来和平。从最近在维也纳进行的谈判中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前景。同样至关重要，要孜孜不倦地努力改善相关原籍国的生活条件，这些国家因为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造成不可或缺的资源日益匮乏而受到影响。在这方面，受影响最严重的非洲各国理应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援助，以便能够使它们的年轻人对祖国的未来抱有希望，这样他们就会成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A/70/1号决议）促进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利益攸关方和受益者，而不会投身于地中海成为鲨鱼的食物。

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资金来源，国际社会必须避免一个陷阱，那就是，将用于发展援助的资源和应急人道主义援助资源视为一体，如同相互连通的容器。这两种不同的资金应当有所区别，因为发展援助枯竭可能导致应急人道主义援助需求呈指数上升，而这反过来会导致世界各地脆弱和不稳定局势增多。

此外，我们呼吁在考虑到流动现象的各个方面为相互丰富充实带来真正机会并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的情况下，采取全球和平衡的办法来处理移徙问题，以便预防或至少减少非正常和非法流动。关于使移徙者为可持续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移徙者在收容国的汇款问题与侨民和来源国之间开展审慎的伙伴合作同样重要。这种做法将无可置疑地改变移徙问题，使之成为一个双赢的局面，将符合各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拉贾·扎伊布·沙赫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表示，我们赞赏主席及时召开本次辩论会。

近几个月来，我们看到历经艰险、横渡地中海进入欧洲的移民骤然猛增，据报抵达欧洲海岸的

人数创纪录。不幸的是，尽管到岸者兴高采烈，但因乘坐摇摇晃晃、拥挤不堪、不安全的船只而丧身地中海的人数以千计。死者人数众多，其本身即构成一场人道主义危机。移民，特别是叙利亚三岁男孩葬身海洋的悲惨画面已经深深刻入我们的集体良知。

肆无忌惮的人口走私和贩运者残忍地利用移民的困境牟利，对跨越地中海漫天要价。我们谴责走私分子的残暴本质，他们利用受武装冲突之害的平民的脆弱性，而这些平民只是希望在其他地区寻求更好的生活。不能允许这种局面持续下去。

面对这场人道主义悲剧，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我们不能拖延，必须立即应对世界各地、特别是令人震惊的跨地中海无管制移民的状况，那里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过境地区。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安全理事会于10月9日通过第2240（2015）号决议，马来西亚是该决议的共同提案国之一。决议呼吁在具体的框架内采取行动制止人口走私者和贩运者，优先强调按照适用的国际标准保护移民者的生命、安全和保障。

我国代表团也欢迎区域组织，特别是欧洲联盟和非洲联盟之间准备开展合作。上周在瓦莱塔峰会上通过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为解决地中海无管制移民的悲剧提供了坚实的框架。马来西亚赞同其他代表团所表达类似看法，即必须解决因国家脆弱和不安全造成非正常移民和被迫流离失所的根源。我们也赞扬欧洲联盟和非洲联盟领导人致力于扩大努力，防止偷运移民，消除贩运人口活动，打击剥削利用弱势群体者的现象。

鉴于今天的辩论侧重寻求庇护的叙利亚人，我国代表团也谨强调，人口走私和贩运网络的挑战不仅限于地中海地区。其他地区，包括我国所在的东南亚，也不能幸免。因此，我们相信，今天讨论的结果最终将有助于我们制定解决全球非正常移民问题的应对政策。

在结束发言前，我谨借此机会告诉大家，我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以履行我国总理在第七十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首次宣布的接纳3 000名叙利亚难民的承诺（见A/70/PV.22）。虽然没有加入《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但马来西亚承认，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我们有在叙利亚人民需要援助之时向其提供援助的责任。我们敦促有能力这样做的所有国家考虑采取类似的步骤。

霍什鲁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鉴于最近发生且仍在持续的地中海难民危机，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审议目前局势，解决寻求避难者的困境和痛苦，而且更重要的是，评估世界各地难民人数剧增及不同地区定期发生难民危机的状况。

今天，我谨提出我认为对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应如何处理和解决整个问题有重要影响的两点意见。

首先，国际社会在设法照顾目前抵达欧洲大门和其它地区的难民的同时，应当牢记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关键是要承认，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只是表面症状，不是问题实质，必须据此采取行动。今天，地中海盆地的难民在逃离国内战争、冲突和暴力，这主要是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的罪行和暴行的结果。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铲除这些组织，揭穿他们赖以生存发展的极端意识形态，难民危机就不会有好转，而这场危机现在正在逐步加剧。

主席主持会议。

在这方面，我们有最近和长远的历史教训。就最近历史而言，现在已经几乎形成共识，即过去十年外国对若干中东国家的军事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经过塔克菲里意识形态几十年抚育形成的极端主义怪兽，并为其发展创造了理想的空间。因此，无视和违反国际法的国家现在应该认识到，它们和其他有关方面一样，也对我们今天面临的严峻局势负有责任。从长远的历史来看，巴勒斯坦难民

的长期苦难和悲惨遭遇颇能说明问题。只要危机得不到解决，危机的根源——以色列占领——仍然持续，这种局势就仍将是地区不稳定的一大来源。以色列近几十年的暴行，如2014年在加沙犯下的暴行，造成的流离失所者与“达伊沙”目前实施的暴行所造成的流离失所者一样多。

第二，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难民危机，寻求庇护者都是一些政府工作失败和政策欠周的受害者。因此，国际社会应当对其负责并给予其保护。国际社会必须关心他们，无论他们是谁、在哪里。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应当本着公正精神并在人道主义原则基础上尽全力帮助和支持他们。不幸的是，情况并非一直是这样。

近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用其自身微薄的资源收留并支持了数百万难民，世人却基本上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伊朗而言，它几十年来收留了数百万阿富汗和伊拉克难民。我们继续在我国收留100多万难民，但是很少获得或完全没有国际支持、关注或援助。生活在伊朗的多数难民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极端主义团体的受害者。

在此背景下，就地中海盆底移民而言，我们最近看到了对于处理该问题的非常高度的关注。我们看到就此问题举行了不少国际会议和活动，就连安全理事会也认为该局势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就此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我们高兴地看到国际社会对该问题给予如此大的关注，同时认为所有难民和难民危机都应获得同等关注，国际社会应平等地加以处理。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应当帮助所有难民，无论他们是谁或是前往哪里。我们在人道主义局势中需要避免采取双重标准。

本着这种精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仍坚定地决心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解决难民——特别是目前主要遭受暴力极端主义之害的难民——的困境。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1994年10月19日第49/2号决议，我现在请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观察员发言。

**吉拉尼先生（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感谢你召开本次重要而及时的会议。

今天的辩论会凸显出世界对于规模空前的移民和难民危机的严重关切，凸显出急需全球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应对危机的各个方面。正如先前的很多发言者指出的那样，我们面临新的、正在持续的突发事态以及难民状况久拖不决和缺乏持久的政治解决所造成的被迫流离失所者越来越多的情况。今天，约6 000万人因迫害、战争或冲突而流离失所，数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之最。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称，叙利亚和伊拉克相互联系的危机导致逾1 500万人流离失所，也门境内外有约200万人流离失所。阿富汗、索马里、南苏丹、中非共和国和利比亚等况日持久的难民危机也有着同样令人震惊的数字和因人而异的故事。

一段时间以来，人道主义界一直警告说，人道行动的规模无法持续下去，包括联合国机构、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国际人道主义界无法为移民和难民群体及其收容社区提供保护和基本的救生援助。这是一项全球挑战，要求采取全球对策和长期战略，弘扬我们共同的人性和保护移民的义务，加强社区的抗风险能力。我们需要在欧洲海岸和边界上对这场危机作出协调、全面和人道的反应，重点是保障需要获得国际保护者的过境安全。

在巴黎发生恐怖主义袭击后，一些声音企图转移我们的讨论方向，让难民自己承受负担。我们绝不能忘记，脆弱的移民和难民所逃离的是同样的恐怖和创伤，而他们每天一直——有些人已四、五年多——都在遭受那种恐怖和创伤。一些人正在利用这场悲剧，宣扬仇恨言论、仇外心理、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而无知又助长和扩散了这些现象。

此类行为将导致更多排斥和暴力，从而令难民和移民更加脆弱。不过，我们也必须赞赏整个欧洲和移民所到之处的成千上万名志愿者和普通公民提供食物、衣服、住所并敞开他们温暖的怀抱。这些人应当得到我们的支持、鼓励和感谢。

主席先生，我们完全赞同你的看法，那就是挽救生命、提供保护和维护人的尊严必须是我们的头等要务。我们不应该对助长不宽容、仇外心理和仇恨心理，反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那些声音作出让步。我们赞同古特雷斯高级专员所作的提醒，即

“各国根据国际法也有义务为逃离冲突和迫害的难民提供保护。”

此外，收留大量难民的国家应当获得我们更大的支持与声援。它们承受的负担极为沉重，不仅给服务、资源和基础设施造成紧张，而且也造成我们不能为其提供可持续的长期支持，而这对这些国家和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都构成严峻挑战。

在这方面，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关于支持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等难民收容国，改善这些国家本国民众及其所收容的难民的生活的讨论取得了进展。这些中等收入国家可在双边和多边层面获取发展资金、进入金融市场和使用金融工具，必须成为此类进展的核心内容。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最近就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向这些收容国提供优惠贷款和赠款问题提出的倡议。

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及其189个国家协会正在经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国的迁徙线路沿线领头解决流离失所者的需求。在叙利亚，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勇敢的志愿者冒着丧生和肢体伤残的危险，为那些受困冲突的人提供援助和各种关键服务。自2012年以来，土耳其红新月会一直在为27.5万名难民提供支持，而克罗地亚红十字会则牵头在政府与在该国开展的国际应对努力之间进行协调。德国红十字会管理着375个临时安置中心，这些中心总共收容了12万人。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在整个迁徙途中提供食品、住

所、衣服、毯子以及心理-社会支持和恢复家庭联系方面的协助，以此来帮助移徙者和难民。

最后，虽然当前的这场危机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应铭记，移徙者和难民也对世界各地的文化、经济和社会活力作出了巨大的积极贡献。经年累月的迁徙历程正是人类历史的缩影。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1996年10月15日的第51/1号决议，我现在请国际刑事警察组织观察员发言。

Neugebauer女士（国际刑事警察组织）（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组织本次及时的会议，着重讨论有关移徙者和难民的决策和后续行动。我还谨感谢主席先生你给予国际刑警组织发言机会。国际刑警组织是唯一旨在促进警务合作的全球性中立组织，拥有190个成员国，提供安全的业务服务并寻求在执法机构中间推动最高标准的警务工作与合作。

国际刑警组织的使命不仅符合联合国的价值观，而且是联合国愿景的核心。我们深信，正如之前一些发言者数次提到的那样，我们有责任保护和尊重移徙者和难民——保护他们免遭偷运网络之害，因为偷运者对他们进行敲诈和剥削，并使其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然而，只有在需要保护者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之间存在明确区分时，难民才能得到保护和尊重。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国际刑警组织的使命就是为会员国提供服务。我们交换关于犯罪分子使用的作案手法和资源的行动信息。我们的具体做法是收集旅行文件信息以及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信息。

作出坚定的政治鼓励，以增加使用国际刑警组织的工具和服务，可以使今天和今后的局面发生改观。我在这里指的是系统地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的各种数据库——特别是“被盗和遗失旅行证件数据库”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数据库”——以有效阻断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跨界流动。但另一方面，

我指的是为国际刑警组织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照片库提供照片，以帮助查明世界各国已知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

国际刑警组织各种全球数据库的数据由会员国提供，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为国际社会提供至关重要的信息。我们通过阻断恐怖主义分子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道路，来保护和尊重难民和移徙者。有鉴于此，系统地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的警察能力极为重要。安全理事会第2178（2014）号决议指出，国际刑警组织是全球最佳信息分享平台，我们现在需要为这一平台增添更多内容。

我谨以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斯托克先生的话来结束发言。他说：

“在此之前，拒绝分享信息只意味着心存侥幸。今天，这就意味着自愿承担巨大的风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关于该项目辩论中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通过本次辩论和我们关于这一全球性危机的非正式会议，我们了解了难民、寻求庇护者和非正常移徙者面对的难以置信的困境，特别是在地中海地区。我们还了解了许多国家面临的挑战和必须承担的法律和道德责任。令人欣慰的是，如此多的国家一致认为，必须保护弱势者，并解决造成流离失所的根本原因。但是，履行这一承诺需要更多领导力、更多行动和更多资源。

秘书长绘制了一份路线图，以便我们能够应对这一危机。维也纳会谈必须成功结束叙利亚冲突。必须同样紧迫地结束世界各地其它冲突。关于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的认捐会议将于明年2月在伦敦举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将于明年3月举行一次特别的重新安置问题扩大会议，重点关注因叙利亚冲突和该地区暴力而背井离乡者。

恐怖分子构成的威胁日增，面对这一情况，全体会员国必须作出明确的承诺，以展现其团结一致

和休戚与共的精神。明年5月，世界人道主义峰会将是世界团结一致，就采取人道主义行动达成一项新协议的机会。重要的是，这次峰会的筹备进程应由全体会员国切实参与。因此，我期待着奥布莱恩副秘书长11月24日的情况通报。继世界人道主义峰会后，我将于明年7月召集一场高级别专题辩论会。辩论会期间，除其它外，会员国可以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的角度讨论世界人道主义峰会的成果。最后，秘书长宣布，他打算明年9月举行一次峰会，讨论如何管理移徙者和难民的大规模移动。秘书长还希望在这次峰会前向大会提交一份报告。在下一阶段，我将与会员国进一步接触，商讨推进各项工作的最佳方式。

因此，我谨感谢各位代表参加本次辩论。

若干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谨提醒会员国们，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以十分钟为限，第二次以五分钟为限，且各国代表团应在其座位上发言。

**Mounzer先生（叙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毫不奇怪的是，我们听到一个占领国代表的发言（见A/70/PV.60），而该国本身就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黎巴嫩对阿拉伯人民实行最恶劣的恐怖主义、暴力以及谋杀。他们违反联合国各项决议侵犯人权之举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们杀害民众。他们对圣地的神圣性表示出不敬。他们拆毁位于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人的房屋。他们剥夺其根据国际法应享有的权利。

我不会做冗长发言。我不会援引任何人的话。我只想揭露占领的丑恶面目。

我亲眼目睹了对叙利亚戈兰长达47年的丑恶占领。我出生在当前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并在那里长大，直到16岁与我的朋友、家人和那里的民众分开。戈兰被分隔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位于叙利亚一侧，而另一部分则处于占领之下。在丑恶的以色列占领之下，这两个部分均经受着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恶劣的压迫与暴力。以色列使得一位居住在



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母亲不能看望她住在叙利亚另一侧的孩子。占领国剥夺子女参加其父母葬礼的基本权利。1967年以来，生活在被占领戈兰的孩子无法与家人沟通、见面以及团聚。

占领国的代表对叙利亚儿童的命运流下鳄鱼的伪善眼泪，在其发言中却绝口不提过去几十年来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生活于占领之下的那些叙利亚儿童。这些儿童同样日复一日经受着以色列占领的各种罪行，他们享有的生命、教育、粮食以及用水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此外，这些儿童饱受占领国在被占领叙利亚戈兰埋设地雷后果之痛。这些地雷已导致200多名叙利亚儿童死亡，另有300多人受伤，其中许多伤势导致永久性残疾。

正如在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报告(S/2014/401)中所提及的那样，以色列占领国支持胜利阵线等武装恐怖团体，为其在戈兰各地的通行提供便利，并在以色列的医院中给予治疗，助长了叙利亚境内的暴力。

占领国代表的发言无法抹去以色列阴暗的记录，也掩盖不了它早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各项决议通过之时起就持续不断地违反这些决议之举。他最好保持沉默。如果他们想开口说话，他们最好谈谈自己的责任与犯罪记录。

**萨姆韦良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在本次辩论期间，各参与国代表团努力为议题做出实质性贡献，而阿塞拜疆代表却一如既往，令人遗憾地继续其利用大会全体会议为该国进行反亚美尼亚宣传，我国代表团对此表示遗憾与失望。也许他对本次会议、其议题及目的没有恰当的了解，因为阿塞拜疆总能找到办法，利用自己的单一议程项目来滥用会议主题。考虑到今天的议程项目，他们不妨可以向大会说明，他们如何精心地资助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伊叙伊斯兰）/达伊沙。从各种国际渠道很容易获得有关信息。

既然我已经在发言，请允许我告知大会，亚美尼亚采取重大步骤，收容了7万多名叙利亚难民，并正尽一切努力推动其充分融入亚美尼亚。

**马迈多娃女士（阿塞拜疆）（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行使答辩权，以回应亚美尼亚代表团所发表的言论。

首先，我要明确反对亚美尼亚代表对我国提出的各种指控。阿塞拜疆打击恐怖主义和奉行人道主义原则的承诺并不是问题。恰恰相反，问题在于当前亚美尼亚在阿塞拜疆被占领土上重新安置叙利亚的亚美尼亚人，这种非法政策才是此刻的相关问题。亚美尼亚政府从叙利亚冲突一开始，就一直积极推动将叙利亚的亚美尼亚人重新安置在阿塞拜疆被占领土上。亚美尼亚前总理季格兰·萨尔基相在访问Khankandi时说过，

“我们预计，可能有大批难民从阿勒颇涌入。显然，我们必须对这种事态发展做好准备，以便接纳叙利亚的亚美尼亚人。”

据前总理萨尔基相称，叙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应该能够逃离封锁而前往亚美尼亚，该问题正在与所谓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当局进行讨论。然而，2012年5月，亚美尼亚在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所设立的分裂主义政权的代表Robert Matevosyan称，

“已有六个家庭安置在Kovsakan。由于叙利亚局势恶化，我们预计将有更多人涌入。”

我指出，Kovsakan是阿塞拜疆共和国的赞格兰区。

正如2012年10月份所报告的那样，来自叙利亚的亚美尼亚族家庭在Berdzor即拉钦的一个地区安顿下来，所谓的Berdzor当局表示，它们准备接纳所有希望重新安顿在该地区的叙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叙利亚难民在多次访谈中确认，所谓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区当局为他们提供土地、房屋以及资源。早在2013年，仅居住在阿塞拜疆拉钦地区的叙利亚难民人数就达到857人。

重新安置政策不只限于拉钦地区和叙利亚难民，还延伸到包括伊拉克难民。2014年8月19日，亚美尼亚所设立分裂主义傀儡政权的所谓当局称，

“亚美尼亚人民不能对雅兹迪人目前的遭遇无动于衷。雅兹迪人是唯一一个成为亚美尼亚人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民族。因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愿意接纳雅兹迪难民。”

此外，正如已报告的那样，亚美尼亚从叙利亚招募雇佣军从事军事行动。叙利亚难民Artin Almagyan在一次陈述中称，

“每个叙利亚亚美尼亚人都有丰富的军事行动经验。我相信，我可以保证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愿意来亚美尼亚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并且用这种经验坚决捍卫我们的土地免遭敌人侵犯。”

所谓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老兵协会主席Yana Mikaelyan以及包括Vaán Martirosyan先生在内的亚美尼亚民间社会代表也证实了亚美尼亚招募雇佣军的做法。

亚美尼亚所说的“Kovsakan”实际上是阿塞拜疆的赞格兰地区，亚美尼亚口中的“Berdzor”则是阿塞拜疆共和国的拉钦地区。安全理事会第884（1993）号决议确认阿塞拜疆的赞格兰地区遭到占领，并且谴责了这种做法。亚美尼亚所谓的“Artsakh”是阿塞拜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安全理事会第822（1993）号、第853（1993）号、第874（1993）号和第884（1993）号决议都确认了这一点。亚美尼亚在被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上扩建非法定居点，并且扩大其非法经济活动，目的是促进人口的自然增长，强行改变人口结构。这些非法行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日内瓦第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应当追究亚美尼亚作为占领国的责任。

亚美尼亚的安置政策以及相关非法行动对解决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产生了不利影响。亚美尼亚鼓励安置政策，由此妨

碍阿塞拜疆公民进入他们在被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上的房产，拿回他们的财物，并且剥夺了他们安全和有尊严返回家园的权利。

安全理事会通过第822（1993）号、第853（1993）号和第874（1993）号决议，要求亚美尼亚政府施加影响力，确保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人遵守决议，从而保证冲突所涉势力无法获得进一步扩大其军事活动的手段。而实际上，亚美尼亚却继续违反国际法，非法占领并控制阿塞拜疆共和国所有被占领土，同时还趁机利用叙利亚难民的不幸遭遇。

**萨姆韦良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阿塞拜疆比任何人都清楚雇佣军问题，因为正如我在第一次发言时提到的那样，现在有数百名阿塞拜疆人参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的战斗。

关于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问题，我感到遗憾的是，阿塞拜疆不仅错误理解了今天会议的主题，也不了解有一个专门的论坛来讨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问题。这个论坛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明斯克小组，而不是大会全体会议。因此，我强烈促请阿塞拜疆代表少在大会这里进行他所作的反亚美尼亚宣传，而是在适当论坛讨论这个问题。

**马迈多娃女士（阿塞拜疆）（以英语发言）：**否认和前后矛盾已成为亚美尼亚代表团的一贯而且可预料的行事方式。该国否认占领，而其领导人也为其亲自参与攫取阿塞拜疆的土地引以为豪。它声称亚美尼亚在被占领的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非法建立的傀儡分裂政权是独立的，而实际上亚美尼亚在该地区非法建立的傀儡分裂政权的所有主要人物都在亚美尼亚政治制度中扮演角色，其中包括亚美尼亚现任总统。

亚美尼亚自诩为人权捍卫者，对民主、人权和其它价值观高谈阔论。但事实上，亚美尼亚这个国家几十年来非法占领阿塞拜疆领土，使用武力剥夺了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开展种族

清洗，并且迫使约100万阿塞拜疆人流离失所，目的是建立一个单一族裔社会。尽管亚美尼亚承认它对阿塞拜疆犯下的罪行，特别是霍加利大屠杀，但却否认其负有责任，而且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得到惩处。

非法占领与民主是不相容的。屠杀平民和族裔清洗与尊重人权背道而驰。利用绝望的叙利亚难民来获取政治和军事利益是不道德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议程项目130的审议。

### 工作方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结束之前，我想就延长第二委员会工作的问题征求各位成员的意见。

各位成员记得，在2015年9月18日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大会核可了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即第二委员会至迟应于11月25日星期三完成工作。但是，第二委员会主席通知我，委员会请求将其工作时间延长到12月7日星期一，因为这将有利于就各项有待作出决定的决议草案达成共识。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把第二委员会的工作延长至2015年12月7日星期一？

就这样决定。

中午12时15分散会。